

黄悟空与李黛玉

沈荟（上海大学）

葆华温情脉脉地说，多闻是一个爱与被爱的集体，呵呵，这明明就是一个相黑相杀的群体。

我且来“黑描”一番 CC 的这两位入室弟子。

一、黄悟空

顺顺今年的角色转型，定是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，无人堪比。为了设计多友服，他拿出学霸本色，在兹念兹，常流连于声色犬马之所，不惜与服装小店老板、老板娘、甚至老板的娘为伍，切磋着装之道。他时而困惑于某一款、某一色，纠结难捱，痛苦异常，遂诉诸好友圈，试图藉集体智慧而觅得解决之道。而圈中一干众人，也常托腮凝思，积极参与，答案往往千奇百怪，莫衷一是，他唯有统统拿下，方能快哉快哉，终至于赤橙黄绿青蓝紫一个都不能少。一叶知秋，足见其从沉醉至沉沦的堕落史之委婉曲折。

心思一旦摇荡起来，学霸便不再正襟危坐，以量化检验来折磨人的神经，开始思忖起另一角色。诚如当年游学香江河畔，厨神何老板老师所言，“聪明人，学问做得好，菜也一样做得好”。顺顺转轨有如是，短短数日间，各种营销手段杂糅并用，相辅相成，丝毫不输于安利或平安保险的营销牛人。

一番折腾而成功转型，顺顺顿悟：“既已自虐，何不虐人？”这两日，想必诸君的被虐体验不可谓不深。冰水倒灌，战书横飞，人人皆欲得而挞伐之。二胖实在想当头棒喝一声，“悟空，你这泼猴，为师命你再跨罗湖，去 Cityu 取经，即刻启程，不得有误！”可转念一想，此招未必管用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悟空那天造反首先剑指为师，第二个便轮到了“李黛玉”。



李黛玉

红涛貌似温柔敦厚，本不应被黑。无奈其行文至尾，好端端生出事端，爆出因言及学术而头晕目眩一事，二胖只得略作拾遗补阙。

一路上，窗外风景怡然，青溪绿草、如黛青山。加之，柳珊与小兵文的讨论之不绝于耳，上下五千年、纵横八万里，间或穿插学术八卦，妙趣横生，惹得我也蠢蠢欲动起来。红涛伉俪恰落座于前排，你依我依尽收眼底(一番自我审查，此处略去数百字)，他的黑材料自然飞入了隔墙之耳。我因教授质化研究，颇多困惑，得此机缘，正好讨教，怎能轻易放过？红涛扭转脖子，回头布道，如何选择阅读材料，如何提前布置阅读任务，如何对学生穷追猛打，苦苦追问，洋洋洒洒，欲罢不能。这里应该来一个新闻联播体，“宾主双方亲切交谈，并达成了共识”。交谈间，山路婉转，上下颠簸，先前已略见高反的他顿觉不适。贤妻见状，赶紧端茶递水，殷勤伺候，他从顺铭笔下的东北壮汉秒变成了软弱娉婷、娇无力的“李黛玉”。



我好生纳闷的是，一谈学术就头晕的红涛，怎么一旦跟顺顺在车厢里唇枪舌剑、刀光剑影起来，高反立即被抛至乌有乡里。只见他斗志昂扬，激情四射，左一句“师弟师弟，你要防晒霜吗”，又一句“哎吆，你挤那么多，法国进口的”，顺顺厉斥，“东北人，辣么小气！”，红涛委屈，“不要钱呐？！”。

红涛一番伶牙俐齿，自是过瘾，面对顺顺轻描淡写的几句八卦，却立即溃不成军。这回倒真是一个爱与被爱的故事。大意是，红涛曾有过黛玉般状况，身体微恙，惹来某只绿鹅之垂怜。夫人在旁，红涛冷汗直冒，一个劲向顺顺使眼色，往事休要再提，然后急急地向夫人辩白，“娘子，你休听他胡言，我的心可鉴日月啊！”（此处为京剧唱腔）。看样子，今日的红涛不经历一番辣椒水和老虎凳的刑讯，自是无法过关。果不其然，第二日，审判官对我说，红涛回去，发挥了许云峰和江姐的红岩精神，咬紧牙关，坚决否认。夫人于是心生一计，使出最后杀手锏，命其发

誓以明志。红涛当即斩钉截铁，“若有此事，天打五雷轰！”兰心蕙质的审判官转念一想，不行啊，这太飘渺了，切不中要害，换一个。红涛左思右想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低头啜嚅，“若有此事，自今往后，与一级、权威和 SSCI 再无良缘！”古有“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”的誓言，今有红涛之学术誓言。此乃川西行之一大美谈也。